駁五經異義疏證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七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異義公羊說后夫人之家專權擅世秉持國政蠶食百姓則蟲飛反墜開元占經百二十二堯年案曰自此條以下皆異義從公羊說也故入春秋公羊類

駁闕

疏證曰陳壽祺案漢書五行志中之上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艾時則有介蟲之孽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中之下聽傳桓公五年秋螽劉歆以爲貪虐取民則螽介蟲之孽也與魚同占劉向以爲介蟲之孽屬言不從是歲公獲二國之聘取鼎易邑興役起城諸螽略皆從董仲舒說云釐公十五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釐有鹹之會後城緣陵是歲復以兵車爲牡丘會使公孫敖

帥師及諸侯大夫救徐兵比三年在外文公三年秋雨螽于宋劉向以爲先是宋殺大夫而無罪有暴虐賦斂之應穀梁傳曰上下皆合言甚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內取大夫專恣殺生不中故螽先死而至劉歆以爲螽爲穀災卒遇賊陰墜而死也八年十月螽時公伐邾取須朐城郚宣公六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時宣伐莒向後比再如齊謀伐萊十三年秋螽公孫歸父會齊伐莒十五年秋螽宣亡熟歲數有軍旅襄公七年八月螽劉向以爲先是襄興師救陳滕子郯子小邾子皆來朝夏城費哀公十二年螽是時哀用田賦劉向以爲春用田賦冬而螽十三年九月螽十二月螽比三螽虐取於民之效也劉歆以爲周十二月夏十月也火星既伏蟄蟲皆畢天之見變因物類之宜不得以螽是歲再失閏矣周九月夏七月故傳曰火猶西流司曆過也壽祺謂班固

言劉向說螽略皆從董仲舒說與公羊穀梁義同故
何休解詁於春秋諸螺皆以爲煩擾之應與劉向合文
八年螺劉以爲公伐邾取須朐城郚何以爲先是公如
晉公子遂公孫敖比出不可使勢奪於大夫所徵雖殊
然大意一也惟文三年雨螽于宋以外異書董劉說不
同何氏云螺猶衆也衆死而隊者羣臣將爭彊相殘賊
之象是後大臣比爭鬭相殺司城驚逃子哀奔亡國家
廓然無人朝廷久空蓋由三世內娶貴近妃族禍自上
下故異之云爾此說本之仲舒開元占經引異義公羊
說即指文三年事五行志雨螽于宋下稱穀梁傳曰上
下皆合言甚今傳無此文傳曰外災不志此何以志也
曰災甚也其甚奈何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
班志蓋約傳文言之穀梁疏曰公羊與考異郵皆云螽
死而隧于地故何休云螽猶衆也死而隧者象宋羣臣

相殘害也云云上下異之云爾今穀梁直云茅茨盡矣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與讖錯是爲短鄭元云穀梁意亦以宋德薄後將有禍故蟲飛在上墜地而死言茅茨盡者著甚之驗於讖何錯之有乎疏引鄭釋廢疾如此是鄭意以穀梁文三年傳與公羊義同不從劉向也又公羊哀十二年冬十有二月螽何氏曰螽者與陰殺俱藏周十二月夏之十月不當見故爲異比年再螽者天不能殺地不能理自是之後天下大亂莫能相禁宋國以亡齊并於陳氏晉分爲六卿此注亦與前解諸傳言煩擾之應異徐疏引春秋說云陳氏篡齊三年千人合葬故螽蟲冬踊者是其螽爲齊亡之一隅也然則何氏蓋取春秋說而廣之錫瑞案陳說甚詳公羊說后夫人專權即指三世內娶僖二十五年傳曰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解詁曰宋以內娶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彊

齊召南曰以事實核之則實不然宋桓公之夫人衞女也國風有河廣之詩襄公之夫人王姬也後逐昭公而立文公此二世則皆外娶矣且宋之患正在戴桓諸族世卿執政耳何謂公族以弱乎錫瑞謂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同姓不昏始於周若殷以前同姓五世之外可以通昏姻宋爲殷後或參用殷法戴桓諸族已在五世之外安知宋之諸公無娶於戴桓諸族者卽以左傳攷之宋襄夫人王姬之後至共公始娶魯伯姬其中成公昭公文公三世皆不見娶於何國之文或卽娶於戴桓諸族故曰三世內娶妃黨益彊也公羊僖二十五年傳解詁曰三世謂慈父王臣處臼也內娶大夫女也則何君言三世自襄公數起左氏傳以宋襄夫人爲襄王之姊何劭公不信左氏故謂慈父卽內娶耳

異義公羊說云鼷鼠初食牛角咎在有司又食咎在人君

取己有災而不改更者義通於此公羊成七年疏棄作案曰又食疏作又有蒲鏜云又有當又食之誤今據改不下衍云字今刪

駁闕

疏證曰公羊成七年經曰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解詁曰鼷鼠者鼠中之微者角生上指逆之象易京房傳曰祭天不慎鼷鼠食郊牛角書又食者重錄魯不覺寤重有災也不重言牛獨重言鼠者言角牛可知食牛者未必故鼠故重言鼠公羊義疏曰五行志中之上成公七年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又食其角劉向以爲近青祥亦牛禍也不敬而傋霿之所致也昔周公制禮樂成周道故成王命魯郊祀天地以尊周公至成公時三家始顓政魯將從此衰天恐周公之德痛其將有敗亡之眡故於郊祭而見戒云鼠小

蟲性盜竊鼷又其小者也牛大畜祭天尊物也角兵象在上君威也小小鼷鼠食至尊之牛角象季氏乃陪臣盜竊之人將執國命以傷君威而害周公之祀也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天重語之也成公怠慢昏亂遂君臣更執於晉至於襄公晉爲溴梁之會天下大夫皆奪君政其後三家逐昭公卒死於外幾絕周公之祀董仲舒以爲鼷鼠食郊牛皆養牲不謹也京房易傳曰祭天不愼厥妖鼷鼠齧郊牛角何氏即本董義繁露順命云至於祭天不享其卜不從使其牛自傷鼷鼠食其角或言食牛或言食而死或食而生或不食而自死或改卜而牛死或卜而食其角過有淺深厚薄而災有簡甚不可不察也按穀梁傳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曰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

過也注至此復食乃知國無賢君天災之爾非有司之
過也故言其以赦之經義雜記云据徐疏引異義公羊
說知公羊無傳說者本穀梁言之劉子政之義尤爲深
切著明孔廣林曰經云改卜且云又食則所改卜之牛
非已有災可知咎人君者咎其不敬以數召災耳公羊
說非也錫瑞案經云改卜云又食說公羊者必無不知
公羊說當以又食咎在人君斷句下云取已有災而不
改更者義通於此當別爲一義謂此乃改更又食咎在
人君不敬若並不改更者義與此通蓋推廣言之故曰
義通於此也孔駁公羊說非是
異義春秋公羊說禮郊及日皆不卜常以正月上丁也魯
與天子並事變禮今成王命魯使卜從乃郊不從卽已下
天子也魯以上辛郊不敢與天子同也御覽禮儀部郊上
類

駁曰明堂位云孟春正月乘大路祀帝於郊又云魯用孟春建子之月則與天子不同明矣魯數失禮牲數有災不吉則改卜後月禮記曲禮疏堯年案曰明堂上有引字以疏語節之明堂下無位字據禮記篇目補此條駁義審其文義當次於前條之後蓋鄭謂魯之郊天唯用周正建子之月不與天子郊天同月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也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正以破異義上辛與上丁不同之說也

疏證曰陳壽祺案春秋禮記皆以郊用上辛惟尚書召誥三月丁巳用牲于郊公羊說謂郊以正月上丁蓋據此周三月夏正月也又案禮記曲禮上卜筮不過三鄭注求吉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譏之正義曰卜郊之事或三或四或五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僖三十一年及襄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成十年夏

四月五卜郊不從三傳之說參差不同若左氏之說魯郊常祀不須卜可郊與否但卜牲與日惟周之三月爲之不可在四月雖一卜亦爲非禮故僖三十一年左傳云禮不卜常祀是常祀不卜也襄七年左傳云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是用周之三月不可至四月也若公羊之義所云卜者皆爲卜日故僖三十一年公羊傳云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又成十七年公羊傳云郊用正月上辛何休云魯郊轉卜三正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又定十五年傳三卜之運也何休云運轉也已卜春三正不吉後轉卜夏三月周五月得一吉故五月郊如休之意魯郊轉卜三正假令春正月卜不吉又卜殷正殷正不吉則用夏正郊天若此三正之內有凶不從則得卜夏三月但滿三吉日則得爲郊此公羊及何休之意也穀梁之說春秋卜者皆卜日也

襄元年穀梁傳云郊自正月至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如是穀梁三正之月卜吉則爲四月五月則不可與公羊之說同與何休之意異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吉則可郊也若鄭元意禮不當卜常祀與左氏同故鄭箴膏肓云當卜祀日月爾不當卜可祀與否鄭又云以魯之郊天惟用周正建子之月牲數有災不吉改卜後月故或用周之二月三月故有啟蟄而郊四月則不可故駁異義引明堂位云云如鄭之言則與公羊穀梁傳卜三正不同也此云魯四卜郊春秋譏之用公羊穀梁傳與左氏意違正義述三傳卜郊之義如此然公羊傳定十五年何氏解詁云得二吉故五月郊曲禮正義引作得一吉與徐疏本不同疑正義所見本是又公羊傳三

十一年傳曰求吉之道三何氏云三卜吉凶必有相倚

者可以決疑故求吉必三卜又云三卜吉則用之不吉

則免牲是則三卜之中得一吉即可用公羊傳及何注

不言必滿三吉曲禮正義謂休以四月五月卜滿三

吉則可郊蓋不然矣公羊言三卜禮四卜非禮下亦言

卜郊非禮也與左氏説同則三卜獨謂魯禮然耳何休

云成王命魯使郊以彰周公之德非正與異義公羊説

合其言是也左氏僖三十一年傳禮不卜常祀而卜其

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此鄭箴膏肓

駁異義所本又案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

郊日以至鄭注言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

順之而用辛日此説非也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

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無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事是以

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也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

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明堂位注云魯之始郊日以至帝謂蒼帝靈威仰也昊天上帝魯不祭孔氏正義云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又引聖證論王肅難鄭云郊特牲曰郊之祭迎長日之至下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元以爲迎長日謂夏正也郊天日以至元以爲冬至之日說其長日至於上而妄爲之說又從其始郊日以至於下非其義也元又云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若儒者愚人也則不能記斯禮也苟其不愚不得亂於周魯也郊特牲云周之始郊日以至周禮云冬至祭天於圜丘知圜丘與郊是一也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郊祀故言始孔子家語云定公問孔子郊祀之事孔子對之與此郊特牲文同皆以爲天子郊祀之事正義又引聖證論馬昭申鄭云易緯云三王之郊一用夏正則

周天子不用至日郊也夏正月陽氣始升日者陽氣之主日長而陽氣盛故祭其始升而迎其盛月令天子正月迎春是也若冬至祭天陰氣始盛祭陰迎陽豈爲理乎周禮云冬至日祭天於地上之圜丘不言郊則非祭郊也言凡地上之丘皆爲祭焉無常處故不言郊周官之制祭天圜丘其禮王服大裘而冕乘玉路建大常明堂位云魯君以孟春祀帝於郊服衮服素車龍旂衣服車旂皆自不同何得以諸侯之郊說天子圜丘言始郊者魯以轉卜三正以建子之月爲始故稱始也又禮記云魯君臣未嘗相弑禮俗未嘗相變而弑三君季氏舞八佾旅於泰山婦人髽而相弔儒者此記豈非亂乎據此諸文故以郊丘爲别冬至之郊特爲魯禮正義又引張融謹案郊與圜丘是一又引韓詩說三王各正其郊與王肅同又魯以轉卜三正王肅與鄭元同周禮圜丘服

大裘此及家語服袞冕家語又云臨燔柴脫袞冕著大裘象天臨燔柴輟祭脫袞著大裘象天恭敬之義既自不通是張融以家語及此經郊祭並爲魯禮與鄭元同融又云祀天神卒執事而卜日圜丘既卜日則不得正用冬至之日壽祺謂周禮郊丘之別宛特牲正義據大宗伯典瑞大司樂及祭法之文謂鄭以蒼璧蒼犢圜鍾之等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及奏黃鍾之等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良是魯之郊禮諸說不同今攷明堂位孟春祀帝於郊雜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皆謂周正建子之月此魯始賜郊之禮也獻子欲以七月日至禘於祖與郊天對月故稱魯之始郊以爲比例春秋魯郊轉卜三正無定月此魯禮之變其舊也左氏傳襄七年夏四月三卜郊不從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謂周

正建寅之月此周禮也魯郊轉卜三正用周之春三月至四月則不可正以周禮啟蟄而郊故也是時魯既耕卜郊過時非禮故獻子稱周禮爲斷以正其失非左傳與禮記乖違亦非魯有二郊也杜預釋例謂左傳禮記俱稱獻子二文不同必有一謬禮記後人所錄左傳常得其眞預又以魯唯有建寅郊天及龍見而雩崔氏皇氏用王肅之說以魯冬至郊天至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攷之不審鄭康成之說魯唯一郊不與天子郊天同月轉卜三正最爲得之郊特牲正義曰穀梁傳魯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若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若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若不從則止聖證論馬昭引穀梁傳以荅王肅之難是魯一郊則止或用建子之月則此云日以至及宣三年正月郊牛之口傷是也或用建寅之月則左傳云郊祀后稷以祈

農事是也此馬昭及孔穎達申鄭之說美矣然猶未知
左傳獻子之言爲以周禮正魯也錫瑞案續漢志注引
白虎通曰祭日用丁與辛何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
丁也皆可以接事昊天之日故春秋傳郊以正月上辛
日尚書曰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藝文類聚引五經通義
曰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甯也辛者自克辛也
二說但言丁與辛皆可用未嘗明言周魯之異何君解
詁曰魯郊轉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
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
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繁露郊義篇曰春
秋之法王者歲一祭天於郊四祭於宗廟宗廟因於四
時之易郊因於新歲之初聖人有以起之其以祭不可
不親也天者百神之君也王者之所最尊也以最尊天
之故故易時歲更紀即以其初郊郊必以正月上辛者

言以其所最尊首一歲之事更紀者以郊郊祭首之先
貴之義尊天之道也郊祭篇曰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
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郊事對曰古者天
子之禮莫重於郊郊常以正月上辛者所以先百神而
最居前是亦以天子唯一郊常於歲首又曰春秋之法
則春秋之制定在周正正月何君之義本於董子與異
義引公羊說合公羊說分別周郊用丁不卜魯郊用辛
卜從乃郊其如此分別者正以向𦬁丁已用牲于郊春
秋傳郊以正月上辛也鄭駁異義似以魯用孟春本與
天子不同非但丁辛之異其改卜後月者因不吉乃改
卜也
異義公羊說國滅君死正也故禮運云君死社稷無去國
之義左傳說昔太王居豳狄人攻之乃踰梁山邑於岐山
故知有去國之義也禮記曲禮疏

謹案易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知諸侯無去國之義也同上

正義曰鄭不駁之明從許君用公羊義也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許氏說文稱易孟氏異義引遯九三係遯畜臣妾吉爲諸侯守社稷之義當是孟氏說鄭君注曲禮引春秋傳國滅君死之正也用公羊說錫瑞案曲禮正義引異義云云曰然則公羊之說正禮左氏之說權法義皆通也孟子告滕文公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又引昔者太王居邠云云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故曰擇而去之也與孔疏分別公羊左氏之說相合詩辭正義曰曲禮下云國君死社稷公羊傳曰國滅君死之正也則諸侯爲人侵伐當以死守之而公劉大王

皆避難遷徙者禮之所言爲國正法公劉大王則權時之宜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公羊傳曰權者反經合義權者稱也稱其輕重度其利害而爲之公劉遭夏人之亂而被迫逐若顧戀疆宇或至滅亡所以避諸夏而入戎狄也大王爲狄所攻必求土地不得其地則攻將不止戰以求勝則人多殺傷故又棄戎狄而適岐陽所以成三分之業建七百之基雖於禮爲非而其實則是此乃賢者達節不可以常禮格之王制稱古者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故曰無曠土無遊民而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又無天子之命諸侯得舉國擅徙者王制所云平世大法法不恆定世有盛衰王政既亂威不肅下迫逐良善無所控告戎狄內侵莫之抗禦故不待天子之命可以權宜避之以其政亂故有空土公劉大王得擇地而遷焉且古者有附庸閒

田或可先是閑處也既往遷之人居成國後有明主因
而襲之也陳立曰按春秋時國滅君逃不可以公劉大
王律公劉大王居岐居邠雖云播遷宗社仍存是亡猶
不亡也春秋國既滅亡宗社卽斬走爲寓公全生忍辱
故示之以正曰國滅君死也舍此無他義也亦無所爲
權也孟子告滕文公以事齊事楚章語爲正其引大王
事不過假爲譬說而終歸於效死勿去爾戰國擾攘滕
文更向何處遷徙哉錫瑞謂陳氏自是正論詩孔疏已
發其端然國君死社稷爲諸侯言之耳明人不學誤以
此爲天子之事則誤國甚矣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地不
可以遷徙哉

異義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
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禮記檀弓疏堯年案曰此與下條
於公羊文無徵故錄於卷末

駁曰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官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同上

疏謹曰檀弓邾婁定公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鄭注言諸臣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其罪無赦正義曰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弑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者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若妻則得殺其弑父之夫引異義云云曰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公羊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傳解詁曰但當推逐去之亦不可加誅誅不加上之義陳立引異義云云曰據公羊義妻得殺不孝之夫而子不得誅弑父之母者夫妻以胖合且敵體故得討不義子爲母生至親也至親與至尊並故但推遠之而已

異義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而春秋從質故得立其弟 公羊成十五年疏

駮闕

疏證曰公羊成十五年傳解詁曰弟無後兄之義爲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疏引異義云云曰以此言之嬰齊爲兄後正合諸春秋之義何得謂之亂昭穆之序者正以質家立世子弟者謂立之爲君而已豈謂作世子之子乎劉逢祿解詁箋曰書仲孫則嫌於仲孫氏書公孫仲嬰齊則嫌於嬰齊別有賢行且嫌於僅以別嫌於狸彰之公孫嬰齊爲人後之義不著夫子既順魯人之公義弟爲兄後亦合質家之法故無異文也陳立公羊義疏曰舊疏引異義云云自謂天子諸侯之制非謂大夫士亦得立其弟爲後也劉氏援据非又隱元年義疏曰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

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文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禮文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又云商質者主天夏文者主地春秋者主人主天法商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仁樸故立嗣予子篤母弟主地法夏而王其道進陰尊尊而多義節故立嗣予孫篤世子又云主天法質而王其道佚陽親親而多質愛故立嗣予子篤母弟

按主天上脫春秋二字也梁孝王世家袁盎等曰周道太子死立適孫殷道太子死立其弟白虎通封公侯云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與與庶兄推親之序也以僖公得繼閔公也蓋繼世諸侯當立子無子立弟無弟立庶兄當指質家言之春秋之義也陳壽祺案公羊隱元年何休解詁曰禮適夫人無子立右媵

右媵無子立左媵左媵無子立嫡姪娣嫡姪娣

無子立右媵姪娣右媵姪娣無子立左媵姪娣質家親

親先立嫡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皆所以防愛爭檀弓公儀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子游問孔子子曰立孫然則周禮爲正鄭君注王制於爵等用公羊說云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其駮異義蓋亦從公羊說

永年武周楷校

駁五經異義疏證卷八

善化皮錫瑞鹿門著

異義公羊說臣子先死君父猶名之孔子云鯉也死是已死而稱名左氏說既沒稱字而不名桓二年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先君死故稱其字穀梁同左氏說禮記曲禮疏

謹案同左氏穀梁說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同上堯年案曰論語上有以爲二字疑引者之詞節之自此條以下或從左氏穀梁說或從左氏公羊說或雜引左氏公羊穀梁說未有定論故入春秋三傳總義類

駁曰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葬以前也設言死凡人於恩猶不然況賢聖乎同上堯年案曰疏云鄭康成亦同左氏穀梁之義以論語云鯉也死有棺而無椁是實死未葬以前也蓋亦疏約駁義語今於論語上節去

以字仍錄論語以下十九字與下說言死云云意指相合也

疏證曰公羊解詁曰大夫稱家父者字也禮臣死君字之以君得字之知先攻孔父之家公羊通義曰謹案春秋賢者不名仇牧荀息皆賢而名者許人臣者必使臣爲累於君之辭君前臣名其道然也獨孔父先死得申不名之義禮於君所言大夫歿則稱諡若字又因以稱字見先君死倒其文而不紊其實公羊義疏曰按如此注則公羊家亦無臣子先死君猶名之未知異義所据當時傳習公羊者不僅邵公一人或別有公羊異說與又按左氏說與何氏同與今杜氏異必左傳先師鄭眾賈逵等所傳之精義故亦以孔父爲字也穀梁傳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集解曰孔父有死難之勳

故其君以字爲謚錫瑞案據解詁則三傳義同皆謂孔父是字惟異義所引公羊說以爲孔父是名與解詁不合然亦無貶孔父之文而杜預乃以孔父稱名爲身死而禍及其君罪案貶忠義而崇篡弒大乖春秋之旨又與異義所引左氏說不符不可用也許君從左氏穀梁說不誤必引論語爲證則迂遠不近理故鄭以實死未葬駁之

異義春秋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命追錫死者非禮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耶春秋左氏說其錫篡弒之君無譏錫死者之文也通典嘉禮

駁闕

疏證曰孔廣林曰諸侯即位而即錫命禮也故詩韓奕云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其生有勳力於王室者死更追錫之若後世哀策在古則高圉亞

固死爲追命矣於禮無乖當從左氏陳壽祺案白虎通爵篇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今穀梁無此文據異義所引則穀梁說也錫瑞案穀梁傳曰生服之死行之禮也生不服死追錫之不正甚矣是穀梁譏錫死者有明文特非禮與不正文稍異耳公羊傳但云其言桓公何追命也解詁曰舉謚明知追命死者禮生有善行死當加善謚不當復加錫不言天王者桓行實惡而乃追錫之尤悖天道故云爾公羊義疏曰注云桓行實惡追錫之尤悖天道則亦兼左氏義矣

異義堯元年案曰此二字以義攷原引作許慎曰也衆星者庶民之象也與列宿俱亡中國微滅也開元占經極星不見堯年案曰開元占經所引文當不具此或係謹案文亦未可知也故入三傳總義類

駁曰堯年案曰原引作鄭元曰恆星謂列舍持天子之正不見者諸侯乘堯年案曰當從穀梁集解引作棄天子禮義法度又夜明象諸侯旣然將興大也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穀梁莊七年集解引鄭君曰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

疏證曰漢書五行志嚴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董仲舒劉向以爲常星二十八宿者人君之宿也衆星萬民之類也列星不見象諸侯微也衆星殞墜民失其所也夜中者爲中國也劉歆以爲晝象中國夜象夷狄夜明故常見之星皆不見象中國微也錫瑞案董用公羊義劉向用穀梁義劉歆用左氏義三傳略同可以互證臧琳曰按董劉以常星爲二十八宿人君之象鄭康成云衆星列宿諸侯之象不見者是諸侯棄天子禮義法度也與董劉合何氏以列宿爲常以

時列見范氏以經星爲常列宿皆隨文立解蓋不知常
星即二十八宿也左氏夜明之文當從劉子駿以爲衆
中國微杜說時無雲日光不以星叚非
異義妾母之子爲君得尊其母爲夫人不春秋公羊說妾
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嫡下堂稱夫人
尊行國家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爵命父母則士庶起
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堯年案因此十四字本在尊行
國家下孔廣林云當在子不得爵命父母下文錯在此孔
說是也今正至於妾子爲君爵其母者以妾本接事尊者
有所因也穀梁說魯僖公立妾母成風爲夫人入宗廟是
子而爵母也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
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通典嘉禮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服
問疏首二句作妾子立爲君得尊其母立以爲夫人否春
秋公羊上有今字公羊下衍既字屈於適下有也字尊行

國家作尊於國也無父母者子之天也七字子不得爵命
父母作云子不得爵命父無則士庶已下十四字妾子爲
君上無至於二字下作得爵命其母者以妾在奉授於尊
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說作穀梁傳曰爲夫人下無入宗
廟三字是子而爵母也作是子爵於母古春秋之古作故
餘同

謹案尙書舜爲天子瞽瞍爲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
父母也至於魯僖公本妾子尊母成風爲小君經無譏文
公羊左氏義是也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服問疏起於
匹庶上無明字匹庶之匹作士僖公下無本妾子三字尊
母上有得字末句作從公羊左氏之說

駁曰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
朞堯年案曰原引作周字避元宗嫌名也據禮記服問疏
改明無二適也女君卒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

夫人僭僖公妾母爲夫人者乃緣莊公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耶妾子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同上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服問疏春秋左傳襄四年疏服問疏節引爻爲長子三年爲庶子朞明無二適也女君卒繼攝其事耳不得復立爲夫人三十字襄四年疏引鄭元以爲正夫人有以罪廢妾母得成爲夫人也蓋郎約此條駁義耳

疏證曰陳壽祺案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爲哀姜公羊以爲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穀以妾爲妻也何休曰僖公本聘楚女爲嫡齊女爲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爲嫡穀梁以爲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劉向曰

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爲夫人案經例生薨稱夫人葬稱小君哀姜之薨久矣不得仍其生稱楚女齊媵之說疏引春秋說漢書五行志引董仲舒皆云然而經無其文則左氏公羊皆非穀梁得之春秋文公四年夫人風氏薨五年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左氏傳曰禮也公羊隱元年傳曰母以子貴何休曰禮妾子立則母得爲夫人夫人成風是也惟穀梁謂經書夫人風氏者君夫人之夫人卒葬之我不可以不夫人之不卒葬之也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者秦人弗夫人之也其義嚴矣左氏公羊言母以子貴于禮無徵也又案魯以妾母爲夫人者左氏成風外有桓之母仲子宣之母敬嬴昭之母齊歸皆稱夫人惟僖之母聲子以不備禮稱君氏哀之母定姒傳不言爲嫡爲媵杜預謂是定公夫人案傳於定十五年姒氏卒曰不稱夫人不

赴且不祔也於葬定姒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若姒氏是嫡何得不祔據此則姒氏亦妾母明矣此左氏之義也公羊則成風外仲子子氏頃熊定姒皆妾母傳於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姒氏卒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姒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若齊歸傳但曰昭公之母而何休以爲襄公嫡夫人此公羊之義也穀梁則成風外仲子頃熊定姒定弋皆妾母而夫人子氏爲隱公之妻齊歸亦不言爲嫡爲娣案經例一公之世必書其夫人襄不宜獨闕則傳當以齊歸爲襄嫡夫人也定公世亦無娶夫人之文何以知定弋爲妾邪以弗夫人知之也定之嫡夫人不見於經容獲麟之前尙存此穀梁之義也案儀禮喪服緦麻章曰庶子爲後爲其母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

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注云妾
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爲後爲其母緦言唯君所服伸
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
可是鄭以春秋之事非正也禮記雜記上曰妾祔于妾
祖姑無妾祖姑則亦祔其昭穆之妾庾蔚之曰妾祖姑
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曰於廟中爲壇祭之喪服小記
曰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穀梁傳禮庶子爲君爲其母
築宮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穀梁說皆與禮
合鄭駁異義以成風敬嬴得尊爲夫人者緣哀姜有罪
姜氏大歸故是兼取左氏而謂貴妾不得復立爲夫人
妾母不得有三年喪大旨從穀梁但其言呂后廢不得
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猶未覈攷漢書郊祀志元始
五年王莽奏復南北郊以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
合祀天墬以高帝高后配以日冬至使有司奉祠南郊

高帝配日夏至使有司奉祭北郊高后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中元元年使司空告祠高廟曰呂太后賊害三趙專王呂氏賴社稷之靈祿產伏誅天命幾墜危朝更安呂太后不宜配食高廟同祧至尊薄太后母德慈仁孝文皇帝賢明臨國子孫賴福延祚至今其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於園四時上祭亦見續漢書祭祀志然則王莽以前配食高帝者猶呂后耳光武始廢之非自文帝也衛宏漢舊儀曰宗廟大祫設左右坐高祖南面高后右坐此爲呂太后也應劭漢官儀曰北郊壇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皆在壇上此爲薄太后也劉逢祿公羊解詁箋曰禮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謂大夫得再取也天子諸侯不再取有宗廟之事以貴者攝之故禮有攝女君然而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邦人稱之曰君之母稱諸異

邦曰寡君之母大夫以下妾有貴賤服有升降而已以明辨也所謂不得與民變革者也漢世妃匹不正建儲立后皆以愛憎壓其禮防因秦稱號且配廟食公羊經師欲其說之行則於傳文子以母貴下增母以子貴夫子既可以貴其母何必云子以母貴乎且是子尊得加於父母也舜不王瞍禹不王鯀正也商追元王周追太王皆以義起非古也不勝其僭也春秋正其辭曰齊侯送姜氏曰紀季姜歸于京師傳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古志也公羊經師曲學阿世而猶存正誼以示其說之不得已故其孱入之傳灼然其爲說亦必以適母在卽稱夫人紆諱其辭又以士庶爲人君母亦不得稱夫人子不得爵命父母自破其例意微而顯也莊公夫人受誅不廟食可也成風廟食不可也於事成風之立又不緣廟食也黜呂立薄昉於東漢非孝文也太史公書稱

孝文太后崩毋以子氏知董生春秋之義師法不廢而今董生書猶以文質異法解之其爲俗師竄改無疑矣陳立公羊義疏曰今按劉說非是傳於下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曰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於定十五年姒氏卒下曰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於葬定姒曰定姒何以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又下二年夫人子氏薨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宣八年夫人熊氏薨傳宣公之母也注熊氏楚女宣公卽僖公妾子皆無譏文蓋不獨成風然也又禮記雜記云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亦祔其昭穆之妾疏引庾蔚之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崔靈恩云於廟中爲壇祭之又喪服小記云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卽穀梁家所云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是也是則妾子爲

君雖不得尊其母如適然必仍妾舊稱使爲子者不得伸其私恩亦非所以推孝錫類則異義所載公羊說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亦未嘗不仁至義盡也故繁露三代改制云主天法質而王妾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妾不以子稱貴春秋改文從質所以母以子貴必公羊經師所傳劉氏反謂其俗師宜改而牽涉穀梁之說是自亂其家法矣朱大韶曰謹案從公羊左氏說許君義折衷至當所謂適庶者本父而言庶子爲君適母在但得別之爲所生母而已安得云以妾爲妻庶子不得尊其母爲夫人是武王不得追王大王王季文王其義非也天子諸侯大夫承社稷宗廟之重故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齊衰期章父在爲母條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記曰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縓緣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

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凡此皆因父之尊而屈其私尊厭於父不聞厭於母故父卒無論適母所生母皆得伸晉范宣荅問曰適母雖貴然厭降之制母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爲比屈降支子范說是也母不厭子故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條下鄭列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二條夫慈母亦妾母也因父命爲母子尙爲之疏衰三年豈有生我之恩反不三年乎昭十一年葬我小君齊歸左傳曰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戚譏其不哀不譏其三年是爲所生母與適母同知經云父卒則爲母母字兼生母適母言矣庶子爲君得爲所生母三年是成其母爲夫人故敬嬴齊歸定姒皆書夫人小君不書者惟哀母定姒據禮踰年始稱君定姒卒在定年之末哀未成君不得遽尊爲夫人故書卒書葬而略其稱知母在子年無論適庶俱稱夫人龔自珍春秋決事

比曰隱公之母書夫人子氏薨僖公之母書夫人風氏薨書葬我小君成風皆媵也而春秋夫人之提董子曰主地法夏而王母不以子貴主天法商而王母以子貴主天法質而王母以子貴主地法文而王母不以子貴周文家也穀梁氏不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于周而爲之說春秋質家也公羊氏受春秋改制大義故習于春秋而爲之說漢亦質家也尊薄太后廟食禮也故襲自珍援以比春秋鄭氏不通春秋不得據周法難漢質家法錫瑞案穀梁之說雖正而公羊春秋之義變文從質母以子貴不必同於穀梁異義引公羊說與繁露合是先師舊說不誤劉氏必欲强改公羊以合穀梁謂繁露爲俗師竄改殊嫌專輒鄭君從穀梁說又不欲背公羊引漢事證春秋亦屬調停之見晉孝武追崇庶祖母宣太后議者以爲宜配食中宗臧燾議曰陽秋之義母以

子貴故仲子成風稱夫人經言考仲子之宮若配食惠
廟則宮無緣別築前漢孝文孝昭太后並繫子爲號祭
於寢園不配於高祖孝武之廟後漢和帝之母曰恭懷
皇后安帝祖母曰敬隱皇后順帝之母曰恭愍皇后雖
不繫子爲號亦祭於陵寢不配章安二帝此則二漢雖
有太后皇后之異至於義不配食義同陽秋惟光武追
廢呂后故以薄后配高祖廟又衞后旣廢光武追尊李
夫人爲皇后配孝武廟此非母以子貴之例直以高祖
二廟無配故耳謂宜遠準陽秋考宮之義近慕二漢不
配之典議者從之案臧氏之說直捷了當漢立薄后實
以無配之故非必用春秋之義也

異義堯年案曰此二字以義增王制疏引承上異義文從
省也諸侯夫人喪公羊說卿弔君自會葬禮記王制疏堯
年案曰諸侯夫人喪實異義文也或疑爲疏語節之非是

說見前襄三十年叔弓如宋葬宋共姬譏公不自行也公羊文六年疏堯年案曰疏引異義公羊說云審其文義當在此今補左氏說諸侯夫人喪士弔士會葬文襄霸士弔大夫會葬叔弓如宋葬宋共姬上郵行過厚非禮禮記王制疏堯年案曰疏引此上承公羊說君自會葬句

謹案公羊說同盟諸侯薨君會葬其夫人薨君又會葬是其不違國政而常在路公羊左氏說俱不別同姓異姓公羊言當會同姓也左氏云不當會據異姓也同上堯年案曰同姓也上有許以爲三字疏約義也節之

駁曰按禮君與夫人尊同故聘禮卿聘君因聘夫人凶時會弔主於相哀愍略於相尊敬故使可降一等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也周禮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無異姓同姓親疏之數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同上

疏證曰王制正義引鄭駁云云曰鄭氏意引周禮無同姓異姓之別者破許愼云同姓則會異姓則不會鄭又云夫人喪士會葬說者致之非傳辭破異義左氏說夫人喪士弔士會葬之文也按左氏昭三年傳云君薨大夫弔夫人士弔無士會葬之文故云說者致之言士會葬實非本傳之辭也則鄭氏以爲古者君薨士弔大夫會葬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會葬其夫人之喪則古及文襄之時皆士弔大夫會葬故鄭云士弔大夫會葬禮之正錫瑞案鄭用左氏義已詳孔疏公羊說傳無明文僅見文六年疏文六年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解詁曰書遂者刺公生時數如晉葬不自行非禮也禮諸侯薨使大夫弔自會葬據公羊義夫人與君尊同似皆當君自會葬故異義引宋共姬事以爲諸侯夫人喪當卿弔君自會葬之證然宋共姬本魯女逮火而死

又春秋所賢而錄之者故公羊說以爲會葬公當自行
疑是春秋特筆如此未必他國君夫人薨皆然異義引
公羊說不詳耳若諸侯薨君會葬夫人薨君又會葬則
不堤國政誠如許所譏矣
異義公羊以爲鸛鵒夷狄之鳥穴居今來至魯之中國巢
居此權臣欲自下居上之象穀梁亦以爲夷狄之鳥來中
國義與公羊同左氏以爲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周禮攷工
記疏堯年案曰又見公羊昭二十五年疏攷工記疏引書
所無也下有彼注云周禮曰鸜鵒不踰濟今踰宜穴而又
巢故曰書所無也二十四字蓋引左傳舊注非異義文也
節之公羊疏節引公羊說云鸛鵒夷狄之鳥不當來入中
國十六字
謹案從二傳同上
駁曰按春秋言來者甚多非皆從夷狄來也從魯疆外而

至則言來鸜鵒本濟西穴處今乃踰濟而東又巢爲昭公將去二國同上堯年案曰又見公羊昭二十五年疏引作春秋之鳥不言來者多爲夷狄來也若鸜鵒乃飛從夷狄而來則昭將去遠域之外

疏證曰公羊傳曰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解詁曰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國將危亡之象鸜鵒猶權欲且穴又巢此權臣欲國自下居上之徵也其後卒爲季氏所逐疏引異義云云曰以此言之則知非中國之禽者謂是夷狄之鳥而冬官云鸜鵒不踰濟鄭氏云無妨於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也舊解以爲中國國中者非傳注之意穀梁與此同通義曰中國國中也鸜鵒不踰濟非魯國中所有說文解字曰有者不宜有也義疏曰按考工記注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鄭司農云不踰濟無妨於中國有之則鄭

駁與先鄭同故其注周禮引左傳文也御覽引稽命徵

云鸜鵒非中國之禽也御覽引考異郵云鸜鵒者飛行

屬於陽之鳥穴居於陰之鳥上缺二字或以爲夷狄字

又引稽命徵云孔子謂子夏曰鸜鵒至非中國之禽穀

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來者非中國之禽也鸜鵒穴者而

曰巢按公穀二傳皆無夷狄之鳥語惟五經異義引以

爲公羊穀梁說蓋中國猶言國中也言非魯所有之鳥

也詩周南葛覃施于中谷傳中谷谷中也王風中谷有

蓷同又兔罝施于中林傳中林林中此例句法訓詁中

多有此例如中阿爲阿中中陵爲陵中中原爲原中皆

是則三傳義皆可通何注云非中國之禽而來居此國

正謂非魯國中之禽而來居此國也舊疏引異義公羊

說鸜鵒夷狄之鳥云云非也又引冬官鄭注云無妨於

中國有之者何氏所不取然何氏並無以鸜鵒爲夷狄

之鳥說又引舊解以爲中國國中者非傳注之意按舊
解甚是不得反以爲非也穀梁傳曰一有一亡曰有來
者來中國也集解曰鸜鵒不渡濟非中國之禽故曰來
補注曰孔廣森說公羊曰中國國中也文烝案如孔氏
說則鄭義得通於二傳鄭據考工記故云爾陳壽祺案
陸氏左傳音義鸜其俱反嵇康音權本又作鴝公羊傳
作鸛音權鵒音欲穀梁音義鸜本又作鸛音灌左氏作
鸜公羊作鸛公羊音義鸛音權左氏作鸜考工記鸜鵒
不踰濟鄭注鸜鵒鳥也春秋昭二十五年有鸜鵒來巢
傳曰書所無也周禮音義作鸛云鸛徐劉音權公羊傳
同本又作鴝左傳同今考何氏明言鸛鵒猶權欲則鸛
讀如權故諸家公羊本並從之公羊疏引春秋運斗樞
云有鸛鵒來巢于榆緯書多用公羊說左氏考工記古
本亦皆作鸜音權觀鄭注考工記引左氏春秋徐邈劉

昌宗周禮音嵇康左傳音陸德明周禮音義並同可證其作鸜者非古本也而賈疏考工記云此經注皆作鸜字與左氏同賈所見周禮鄭注本不如諸家之善又不知左氏有作鸛之本疏矣其引異義公羊說鸛鵒為鸜則誤由近刻穀梁舊本亦有作鸛者音義以為音灌灌與權聲近然諸家皆音權則此灌亦當作權范注引劉向曰去穴而巢此陰居陽位臣逐君之象也義同公羊錫瑞案作鸜者今文也作鸛者古文也三傳文字不同說解亦異不必強合為一如左氏說鸜鵒即考工記所云鸜鵒不踰濟今謂之八哥鳥所在有之特在古時不踰濟不當踰濟而東故曰書所無也如公羊穀梁說鸛鵒並非鸜鵒乃夷狄之鳥不當來中國今中國亦不聞有此鳥蓋海鳥爰居之類也說公羊穀梁者皆不引考工記何君解詁亦不引考工記解詁一書未嘗引周禮

一字可見漢儒顓門家法之嚴鄭君是通學非顓門其駁異義蓋從左氏踰濟而東云云雖不明引考工實鄭考工不踰濟之說與公羊穀梁說夷狄之鳥迥乎不同孔巽軒陳卓人皆欲和同鄭義以解公羊故從舊解不從徐疏然三傳各自爲義不必強公羊以合左氏亦不必強何以合鄭據公羊解公羊當從徐疏之說疏謂何氏不取鄭注甚是卓人乃以疏爲非謂何氏並無以鸛鵒爲夷狄之鳥說然何氏亦未引考工不踰濟之文何以見其解中國必是國中而非與夷狄相對乎陳恭甫引各本異同甚詳然三傳文義不同自漢以後家法不明容有後人牽引改變之失鸛鵒鸜鵒判然兩物不當混合爲一依公穀義當作鸛今本穀梁作鸜者誤也依左氏義當作鸜古本左氏有作鸛者亦誤也不必據陸德明音義謂各本皆當作鸛

異義公羊說雨不克葬謂天子諸侯也卿大夫臣賤不能以雨止穀梁說葬既有日不爲雨止左氏說卜葬先遠日辟不懷言不汲汲葬其親雨䘮年案曰惠氏棟校宋本禮記注疏有雨字今據補不可行事廢禮不行庶人不爲雨止禮記王制疏䘮年案曰三傳說皆定十五年傳文

謹案論語云死葬之以禮以雨而葬是不行禮穀梁說非也從公羊左氏之說同上

正義曰鄭氏無駁與許同同上

疏證曰陳壽祺案春秋宣八年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頃熊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定公十五年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氏傳曰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穀梁傳曰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公羊傳而者何難乃者何難也何休曰禮卜葬從遠日雨不克葬

見難者臣子重難不得以正日葬其君徐邈曰喪事有進無退又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則人君之張設固兼備矣禮先遷柩於廟其明昧爽而引旣及葬日之晨則祖行遣奠之禮設矣故雖雨猶終事不敢停柩久次此三傳異同之說禮記三曲禮上曰喪事先遠日禮記十二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與公羊左氏說合鄭注王制云雖雨猶葬以其禮儀少此鄭從左氏說禮不行庶人之義也而鄭釋廢疾又云雖庶人葬爲雨止與公羊左氏說異王制正義解之曰在廟未發之時庶人及卿大夫亦得爲雨止若其已發在路及葬則不爲雨止其人君在廟及在路及葬皆爲雨止是也錫瑞案穀梁之說似不近情理鄭釋廢疾有此一條則何劭公當有難穀梁云云惜乎不傳范引徐說舊解已疑之疏曰舊解案禮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天子諸侯不觸雨

而行可知也傳言不爲雨止者謂不得止葬事而更卜遠日喪不以制也者謂不得臨雨而制喪事豈有諸侯執紼者五百人安待觸雨而行哉是徐邈之說理之不通今案傳文云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是葬爲雨止喪事不以禮制也上文云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明爲雨止則非禮可知安得云傳意葬爲雨止乎又且范引徐邈之注不言其非則是從徐說矣何爲述范義而違之哉孔廣森曰廣森以爲穀梁之說謂既發引至于堩不可因雨而乖有進無退之義又非可若日食止柩道右以須明復故有潦車之載蓑笠之備若其在廟祖遣柩猶未行雨霑服失容自當卻改期日故王制曰庶人縣封葬不爲雨止明士以上皆爲雨止也鍾文烝曰此孔氏因徐注楊疏而加詳又略本王制正義之說以通合左傳王制之文也引異義云云曰許因論語云死葬

之以禮以爲以雨而葬是不行禮何休注亦同孔廣森欲通之於穀梁乃取徐邈說指已發在路不別人君人臣又據王制文謂士以上皆爲雨止則庶人雖未發亦不止皆不合先儒所論竊嘗論之王制左氏說庶人不爲雨止公羊說兼及卿大夫其言已歧異矣王制下文言喪不貳事亦屬庶人而穀梁此年傳不爲雨止文十六年傳喪不貳事皆爲人君之禮則知王制爲記述之疏謬而左氏公羊皆未可用許愼何休鄭君孔穎達及穀梁舊解皆失之也雨有甚不甚葬有已發未發之別傳但大概言之謂葬既卜得日於禮無止止則以爲非制耳徐注楊疏孔廣森亦皆失之也鍾瑞謂楊疏鍾柱駁舊解及各家說以申穀梁疏不駁傳例則如是然穀梁之義究未能申毛奇齡曰穀梁謂喪不以制故遇雨卽止而徐邈引士喪禮有潦車載蓑笠之文以爲事有

設備何用雨阻而胡氏力主其說殊不知潦車蓑笠乃士官師之制與天子諸侯大異按周禮遂師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而澤虞喪紀則共其葦蒲之事凡天子諸侯喪制甚設其禦雨諸備有甚於士官師者豈周禮在魯並不一具必待士喪禮一言而後知之特是輤綍碑窆儀注既繁廞葆茶屋功力復頤定非帷蓋莞簟所能行事故唐楊氏疏有云安得執紼五百人告備雨而行則萬一急於行事偶失不戒此非蓑笠苫蓋所得遮蔽其罪戾也陳立曰按仙民本誤會傳意楊氏毛氏辨之是矣然如孔氏通義說謂發引至于堋天子諸侯亦不為雨止草率將事恐非聖人制禮之意其與庶人有何殊異夫未啟以前雖庶人亦為雨止不得責其借禮也案二說辨徐氏強說孔氏牽引之失甚晰而必欲迴護穀梁亦與異義引穀梁說不合

異義公羊說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禮記王制疏

堯年案曰此以下四條襍引公羊左氏說皆於經文無明徵故輯錄於後

謹案公羊說虞夏制左氏說周禮傳曰三代不同物明古今異說同上

駁曰公羊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以爲文襄之制錄王制者記文襄之制耳非虞夏及殷法也周禮大行人諸侯各以服數來朝其諸侯歲聘閒朝之屬說無所出晉文公强盛諸侯耳非所謂三代異物也同上堯年案曰疏引異義公羊說迄非虞夏及殷法也句止與下所引周禮大行人云云各爲一條周禮大行人上有三年聘五年朝文襄之霸制十一字今審其文義定爲一條而刪三年聘以下十一字蓋疏釋彼注依文而解義各有取故

引有詳略無異指也

疏證曰公羊桓元年傳解詁曰王者與諸侯別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蘊云故即位至小聘孝經說文五年一朝虞傳文陳立義疏曰按禮記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云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朝則君自行又聘義云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鄭以聘義爲諸侯邦交之禮其實天子與諸侯同也引異義云云曰按昭三年左傳云鄭子太叔曰文襄之霸也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鄭據彼傳故以公羊說爲文襄之制其注王制亦云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

數來朝按以三歲而聘五歲而朝爲文襄之制僅見之左傳王制之作在秦漢之際左傳未出不得据而作證又公羊家斷不用左氏說也且昭十三年左傳又云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則又與昭三年不合故鄭氏以爲不知何代之禮也禮記疏引賈逵服虔以爲朝天子之法崔氏以爲朝霸主之法亦不能明定爲何代之禮也又文十五年左傳云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說者以爲諸侯自相朝法故禮記疏引鄭志鄭答孫皓問云古者据時而道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狩夏殷之時天子葢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朝似如此制禮典不可得而詳如鄭此言亦不能定爲何代制即所云夏殷之禮亦無明据且與虞夏之制諸侯歲朝之說乖也諸侯歲朝謂歲歲有諸

侯來朝仍是四年一朝亦非諸侯歲歲朝天子也其周禮所說又與各經互異按何氏此注與書戴禮合羣后四朝在王不巡狩之年此四朝之諸侯又各分四時來覲前後相去正得五年於五年間又使卿大夫行大小聘之禮也其左氏周禮皆何所不取葢左氏多雜伯主之制時强陵弱衆暴寡諸侯之於天子視若弁髦而於晉楚諸國悉索敝賦歲聘時朝史不絕書周官又多出於劉歆等所增竄故與今文家爲難均未可據爲典要也左傳昭十三年傳正義曰計此十三年間凡八聘四朝再會一盟方嶽之下也尙書周官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如彼文六年五服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此傳之文與尙書正合杜言巡守盟于方嶽闇與彼義符同明此是周典之舊法也而周禮之文不載

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釆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先儒說周禮者皆以彼爲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文無由得合先達通儒未有解者古書亡滅不可備知然則尚書周官是成王號令之辭尚書之言定是正法左氏復與彼合言必不虛周禮又是明文不得不信葢周公成王之時朗自有此二法也必知此朝聘文兼諸侯者以釋例引明王之制八聘四朝云文襄之制因而簡之三歲而聘五歲而朝以諸侯爲文明歲聘間朝兼諸侯相朝也文十三年傳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正義曰此云古之制也必是古有此法但禮文殘缺未知古是何時鄭玄云古者據今而述前代之言夏殷之時天子葢六年一巡狩諸侯間而

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相朝者似如此然則古者據今時而道前世自不必皆道前代傳稱古者越國而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謀也古人有言非謂前代之人有此言也詩云我思古人非思夏殷之人也此云古者亦非必夏殷鄭言夏殷禮非也僖十五年公如齊杜云諸侯五年再相朝禮也引此證彼則是當時正法非謂前代禮也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以五年再朝往來大數更制三年一聘五年一朝所以說諸侯也五年一朝者所以朝大國耳且彼因說弔葬非獨霸主之喪明使諸侯相共行此禮也霸主遣時制宜非能創制改物諸侯或從時令或率舊章此在文襄之後仍守舊制故五年再相朝也傳言古之制以文襄已改故也錫瑞案陳卓人申公羊之可信義據通深孔疏申左似亦明知其不可信特疏家例不駁傳故依違其辭耳公羊

說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王制尚書大傳
孝經說同是今文家皆以爲古制即如左氏說以爲文
襄之制亦文襄沿用古法耳鄭據古周禮左氏說以駁
今文未免門戶之見而謂左氏說歲聘間朝說無所出
又謂不知何氏之禮則所見甚精左氏一書所云禮多
當時通行之禮所云古制亦即春秋時前數十百年之
制非夏殷亦非周禮也文襄創霸定諸侯朝聘之數亦
必託於古法加以損益故其法或與古合或與古不合
左氏傳亦自有前後參差之處則由闇代之後又有斟
酌變通孔疏明知霸主因時制宜傳言古制在文襄已
改之後則亦已見及此而解歲聘間朝知與周禮不合
無可引證乃引僞古文周官以佐其說則欲申傳不得
不勉强求合也李貽德賈服注輯述間朝以講禮貫服
以爲朝天子之法謂上云歲聘此云間朝若從聘歲間

之似爲三年一朝古無其制不知歲聘者包比年三年言之則朝者是五年之朝耳魯語曹劌曰夫禮所以正民也是故先王制諸侯使五年四王一相朝也注引賈侍中曰王謂王事天子也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五年之間四聘于王而一相朝者將朝天子先相朝也是賈釋間朝當以五年一朝此其證也鍚瑞謂如李說則當爲十年一會二十年一盟爲期似太濶遠與異義引左氏說十二年之間八聘四朝再會一盟不合異義所引必賈服舊說賈說恐不當如李說也然則鄭以公羊王制所云五年一朝爲文襄之制未合若以左氏所云歲聘間朝之屬爲文襄之制則正合矣尙書周官孔疏謂叔向盛陳此法以懼齊人使盟若周無此禮叔向妄說齊人當以辭拒之何所畏懼而敬以從命乎不知平邱之會叔向專言示衆示威與管仲招攜以禮懷遠以

德之言相圭胥壞以牛僨豚上威脅魯尤爲鄙陋無禮
此會之後晉遂失霸叔向亦旋卒暮氣昏耄豈可據信
　齊人懼而聽命何敢據禮以爭此疑所不必疑者也
異義公羊說天子三諸侯二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
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觀鳥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
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臺皆在國之東南二十五里
東南少陽用事萬物著見用二十五里者吉行五十里朝
行暮反也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示
圓言取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廱者取其廱和也所以教
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內立明堂
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其絜清也左氏說天
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
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毛詩說靈臺不足以監視靈者精
也神之精明稱靈故稱臺曰靈臺稱囿曰靈囿稱沼曰靈

洛毛詩靈臺疏堯年案曰又見周禮肆師疏初學記居處部臺類御覽居處部臺類肆師疏節引公羊說天子有三臺有靈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所以觀鳥獸魚龞諸侯卑無靈臺不得觀天文有時臺囿臺左氏說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初學記御覽引與肆師疏同但無左氏說十三字

謹案公羊傳左氏說皆無明文說各有以堯年案曰毛詩注疏校勘記云閩明本監本毛本脫有以二字案說各有以句絕無以正之同上

駁曰禮記王制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然則大學即辟廱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此復與辟廱同義之

證也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其如是也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囿也沼也同言靈於臺下爲囿爲沼可知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宜衆家之說各不昭晳雖然於郊差近之耳在廟則遠矣王制與詩其言察察亦足以明之矣同上堯年案曰禮記王制疏引駁異義云三靈一廱在郊又禮記禮器疏引駁異義云三靈一廱在郊明矣

疏證曰陳壽祺案鄭說辟廱與蔡邕明堂月令論不同鄭注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云此小學大學殷之制又云東序東膠亦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西序虞庠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四郊鄉射禮注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此皆據周制言也駁異義云大學卽辟廱辟廱三靈同處在郊此專以殷制言之下又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王者相變之

宜此謂殷制變於夏制也王制正義引熊氏云文王時
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樂記散軍而郊射左射貍
首右射騶虞鄭注郊射爲射宮於學也左東學也右西
學也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故小學射貍首
大學射騶虞也據此則武王作鎬京辟雍當在散軍郊
射之後更立於國中也鄭注王制與駁異義說相貫通
或疑其兩歧者非王制正義又引劉氏以爲周之小學
爲辟雍在郊非鄭義錫瑞案陳疏鄭義謂王制注與駁
異義說相貫通並非兩歧其於鄭義尙未瞭然鄭君解
經先後不符者甚多學者當分別異同從其是者而辨
其不是者不必曲爲回護鄭解辟雍大學當以駁異義
說爲正大學在郊卽辟雍與三靈同處在郊不在廟引
王制與詩爲斷極塙且以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
西郊爲王者相變之宜鄭意蓋謂王者以小學大學在

國在郊相變未嘗云夏殷周三代相變或在國或在郊也鄭駁異義不云殷制蓋以三靈辟雍在郊爲三代通制與王制注不同王制注蓋牽於下文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云云故以爲四代相變後儒誤執注義遂致學制紛亂不明熊氏文武猶用殷制云云已屬强說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不但與鄭義不符且與王制天子曰辟雍顯背然其誤亦自大學小學或在國或在郊之說啟之王制虞庠在國之四郊後且謂爲西郊自崔靈恩所見之本已誤致近段顧諸人呶呶不已皆由學制不明在國在郊之說不定也陳氏謂此專以殷制言之王者相變之宜謂殷制變於夏制不知鄭駁異義並無殷制二字何必强引王制注以解駁義從其誤者而亟强改其不誤者以同誤乎古者國中地狹大學辟雍人衆三靈有囿沼占地甚廣斷非國中所能容鄭

云在郊不易之論惟云在西郊不云在南郊則鄭以辟
雍太學三靈同在一處而明堂別在一處其說微誤漢
立辟雍明堂不同處後漢紀注引漢官儀曰辟雍去明
堂三百步鄭君習於時王之制以爲古制亦然其實太
學即是明堂中學在明堂之中其餘四學在明堂四門
之塾門外環以水爲辟雍三靈亦同在此處惟太廟在
國不同處明堂宗祀文王亦可云文王之廟而不得竟
以爲太廟異義引左氏說靈臺在太廟之中今見於潁
氏釋例云肅然清靜曰清廟行禘祫序昭穆曰太廟告
朔行政曰明堂行饗射養國老曰辟雍占雲物望氛祥
曰靈臺其四門之學曰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
宮其說以爲明堂辟雍可以行禘祫序昭穆是直以爲
國中之太廟矣雖屬誤解亦本古制阮文達明堂論曰
粵惟上古水土荒沈榰穴猶在政教朴略宮室未興神

農氏作始爲帝宮上圓下方重葢以茅外環以水足以
禦寒暑待風雨實惟明堂之始明堂者天子所居之初
名也是故祀上帝則于是祭先祖則于是朝諸侯則于
是養老尊賢教國子則于是饗射獻俘馘則于是治天
文告朔則于是抑且天子寢食恆于是此古之明堂也
黃帝堯舜氏作宮室乃備洎夏商周三代文治益隆于
是天子所居在邦畿王城之中三朝三朝後曰路寢四
時不遷路寢之制準郊外明堂四方之一鄉南而治故
路寢猶襲古號曰明堂若夫祭昊天上帝則有圜丘祭
祖考則有應門內左之宗廟朝諸侯則有朝廷養老尊
賢教國子獻俘馘則有辟雍學校其地旣分其禮益備
故城中無明堂也然而聖人事必師古禮不忘本於近
郊東南別建明堂以存古制藏古帝治法冊典於此或
祀五帝布時令朝四方諸侯非常典禮乃於此行之以

纔古帝王之蹟此後世之明堂也自漢以來儒者惟蔡
邕盧植實知異名同地之制倘昧上古中古之分文達
此論按之經傳皆合可謂極精確通惟分明堂辟雍爲
二猶沿鄭君舊說然則異義所引公羊韓詩今文說乃
中古之制左氏古文說乃上古之制說皆有據而詩與
王制皆三代法當從今文說中古之制解之鄭駁以爲
三靈辟雍同在郊不在朝極精惟猶未知其即明堂當
同在南郊耳予著經訓書院自課文有小學在公宮南
之左大學在郊次虞庠在國之西郊當作四郊次明堂
參袁二說平議言明堂學制極詳茲不備載
異義或曰卿大夫士有主否答曰案公羊說卿大夫非有
土之君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
菆春秋左氏傳曰堯年案曰春秋上有許慎據三字以引
者之辭節之衛孔悝反祏于西圃祏石主也言大夫以石

爲主通典吉禮堯年案曰又見御覽禮儀部神主類引今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禘祫序昭穆故無木主大夫二句與此同無春秋左氏以下二十五字據下謹案文是許於公羊左氏未有定論故入春秋三傳總義類

謹案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今山陽民俗祠有石主御覽禮儀部神主類堯年案曰又見禮記祭法疏周禮小宗伯疏祭法疏節引謹案卿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十三字小宗伯疏節引今山陽俗祠有石主八字又御覽晉束晳高禖壇石議引山陽民祭皆以石爲主九字

駁曰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菆通典吉禮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祏所出公之主爾左傳哀十六年疏堯年案曰又見禮記檀弓疏祭法

疏檀弓疏引孔悝祭所出君故有主九字祭法疏引鄭駁異義從公羊說下又引鄭云孔悝祏主者祭其所主之君爲之主耳攷許鄭皆以爲大夫士廟無主此曷爲駁之蓋以許君據左氏傳未有定說故也

疏證曰陳壽祺案許鄭皆以大夫士廟無主以少牢特牲二禮有尸不言主士虞禮有重不言主故也鄭祭法注亦云惟天子諸侯有主禘祫大夫有祖考者亦鬼其百世不禘祫無主爾鄭志張逸問許氏異義駁衞孔悝之反祏有主者何謂也答云禮大夫無主而孔獨有者或時末代之君賜之使祀其所出之君也諸侯不祀天而魯郊諸侯不祖天子而鄭祖厲王皆時君之賜也今攷孔悝反祏於西圃鄭謂祀其所出之君蓋以意言之左氏傳哀十六年正義曰案孔氏姞姓春秋時國唯南燕爲姞姓孔氏仕於衞朝已歷多世不知本出何國安

得有所出公之主也知是僖爲之爾然則孔悝祏所出
君之說無據明矣正義以爲僖爲之亦順鄭而言耳何
休注公羊文二年傳引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
而諡之魏書禮志淸河王懌引饋食設主見於逸禮此
逸禮言大夫士有主之明文也許鄭何以遺之禮記郊
特牲直祭祝于主鄭注謂薦孰時也如特牲少牢饋食
之爲也則鄭亦據大夫士禮以釋之矣特牲饋食禮曰
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鄭注祝在左
當爲主人釋辭於主也則鄭亦以士有主矣薦孰在迎
尸之前將爲陰厭神必有所憑依祝之祝也主人之拜
也無主則何祝何拜士虞禮明日以其班祔無主則何
所祔以班昭穆束帛茅菆得無誕乎通典載徐邈說魏
書禮志載淸河王懌議並辨大夫士有主義證甚明具
錄如左通典徐邈云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

君之喪攝主而往注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拔喪之銘旌題别亡者設香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自天子及士並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於主惟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案檀弓文埋重則立主今大夫士有重亦宜有主以紀别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别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按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有者爲長魏書禮志清河王懌議曰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元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事實未允情理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理何至於主

謂惟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為埋重則立主矣故王肅
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
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既得
有廟題祖題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
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為攝主
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
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為之不釋況臣聞君
喪豈得安然待主終祭也錫瑞案陳氏此說惑於後世
俗見未能深知古禮古者祭必立尸天子諸侯祫祭不
止一尸故立主以分別昭穆大夫士不祫享故不立主
許引古義甚明許鄭皆引儀禮公羊卿大夫士無主許
又據左氏傳孔悝反祏疑為有主故鄭以出公之主駁
之孔疏以為非出公是僭為說尤明塙然則大夫士無
主甚晰可證為有主者惟左氏疑似之文耳陳氏乃據

何氏解詁引士虞記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爲證
案今士虞記無此文姚鼐曰此是禮之逸篇題云士虞
記而中廣言天子諸侯之禮是也若謂必是士禮則記
明云刻而謚之古惟天子諸侯有謚春秋時卿大夫有
謚已非古制士安得有謚乎何君解詁文云蓋爲禘祫
時別昭穆也以爲禘祫別昭穆故立主正與異義引公
羊說卿大夫不得祫享昭穆故無主可以對勘古惟天
子諸侯有禘祫卿大夫止可干祫及高祖士安得有禘
祫乎異義引公羊說以爲無主故何君解攝主而往爲
攝行主事則何君必不持大夫士有主之說且解詁於
作僖公主又何必引士禮解之陳氏強摘其文以就已
說卽一謚字已萬難強解矣魏志引逸禮眞僞不可知
如有明文許鄭何以遺之許欲證大夫士有主之說專
引左氏疑似之文不引逸禮徐邈持大夫士有主之說

尤力亦但引左氏之文改公羊之注不引逸禮然則逸
禮乃兩漢晉人所未見而至北魏始見殆難信也許引
束帛結茅爲公羊說鄭引特牲少牢束帛結茅今儀禮
無此文蓋漢經師說禮有之如其說當卽以束帛結茅
代木主鄭注禮明言大夫士無主斷無歧出有主之說
然則鄭注郊特牲直祭祝于主引特牲少牢必卽以束
帛結茅爲主矣注特牲饋食禮祝在左云釋辭于主亦
卽以結茅爲主矣迎尸之前祝之祝主人之拜無主卽
對束帛結茅而祝拜明以其班祔無主卽以束帛結
茅而祔士虞禮疏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是也
陳氏以爲誣請卽以士虞禮證之士虞禮未迎尸之前
經云祝奠觶于鉶南復位主人再拜稽首祝饗命佐食
祭注云此祭祭於苴也又云佐食許諾鉤袒取黍稷祭
于苴三注云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

爲神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案此行禮之時無主非無尸禮云祭于苴則祝之祝當祝於苴主人之拜亦當拜於苴矣祭于苴近主道故或有苴主道之說鄭雖不從其說而士虞之苴與少牢特牲饋食之束帛結茅實可以互證皆無木主而代以妥神也若云少牢特牲未迎尸無主則何祝何拜然則士虞未迎尸無主又何祝何拜乎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每舍奠而後就舍據此則天子諸侯無遷主可以幣帛皮圭代主豈大夫士無主不可以束帛結茅代主乎許鄭不足信豈孔子之言亦不足信乎徐邈引公羊注不知誰氏之說與異義引公羊說顯背公羊傳云虞主與曾子問攝主同義當

從解詁不當別有異說徐云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是直想當然爾之說豈可憑臆解經異義曰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公羊解詁五經要義說同皆不及大夫以下如大夫士有主以天子諸侯之例降殺以兩則大夫當八寸士當六寸以古尺準今尺士主不盈四寸豈復成主故諸書皆不云大夫以下主之形制是大夫士無主明矣徐云有尸無主何以爲別不知天子諸侯禘享昭穆不止一尸故以主別之大夫士止一尸何患其無別乎此正天子諸侯有主大夫士無主之義徐氏並不解此宜其臆度以爲大夫士有主矣魏志全襲徐邈之說雖多引一眞僞不可知之逸禮其說古制當依古義單文孤證非可偏據大夫士無主當從公羊儀禮之明文不當從古所不見之逸禮當據許鄭大儒之舊說不當據晉魏後

出之游談茲舉陳說一一駁之學者可無惑已秦蕙田五禮通攷不信大夫士無主之說以爲謬戾不然案通攷一書沈溺俗說多違古義蓋無譏焉

異義公羊說存二王之後所以通天三統之義引禮郊特牲云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堯年案曰郊特牲疏止云引此文無禮郊特牲以下二十二字從省也古春秋左氏說周家封夏殷二王之後以爲上公封黃帝堯舜之後謂之三恪禮記郊特牲疏

謹案治魯詩丞相韋元成治易施讎等說引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觀乎知王者所封三代而已不與左氏說同同上堯年案曰據謹案文許或從公羊或從左氏未有定論故入三傳總義類

駁曰言所存二王之後者命使郊天以天子禮祭其始祖受命之王自行其正朔服色此之謂通天三統毛詩振鷺

疏堯年案曰疏引止此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毛詩陳譜疏堯年案曰疏止引此二句審其文義在此今據補恪者敬也敬其先聖而封其後與諸侯無殊異何得比夏殷之後禮記郊特牲疏堯年案曰疏引恪者敬也上有所存二王之後者說自行其正朔服色句與振鷺疏同又續漢百官志注引鄭元曰王者存二代而封及五郊天用天子禮以祭其始祖行其正朔此謂通三統也三恪者敬其先聖封其後而已無殊異者也

疏證曰正義引異義云云曰如鄭此言公羊自據二王之後左氏兼論三恪義不乖異也熊氏云周之三恪越少昊高辛遠存黃帝者取其制作之人故易繫辭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義當然也陸元輔曰竊案三恪二王後有兩說一云二王之前更立三代之後爲三恪此據樂記武王克商未及下車封黃帝堯舜之後及下

車封夏殷之後也一云二王之前但存一代通二王爲
三恪存三恪者不過於三以通三正此據左傳封胡公
以備三恪之謂也梁崔靈恩曰初說爲長何者郊特牲
云存二王之後尊賢不過二代又詩云二王之後來助
祭又公羊說曰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正以上皆無謂
二王之後爲三恪之文若更立一代通備三恪者則非
不過二代之意左傳云通胡公以備三恪者謂上同黃
帝堯非下同夏殷爲三恪也通典唐天寶議曰案二王
三恪經無正文崔靈恩據禮記陳武王之封遂以爲通
存五代竊恐未安今據二代之後卽謂之二王三代之
後卽謂之三恪且武王所封蓋以堯有則天之大人莫
能名黃帝序列星辰正名百物自以功濟萬代師範百
王故特封其後偶契三二之數非歷代通法故記云尊
賢不過二代示政必由舊因取通已爲三也其二代之

前第三代者雖遠難師法豈得不錄其後故亦存之示
敬其道而已因謂之三恪故左傳云封胡公以備三恪
是知無五代也况歴代至今皆以三代爲三恪焉愚按
通典所取與集說不同鄭注亦云二或爲三姑兩存之
錫瑞案異義引左氏說明分二王之後與三恪爲二與
鄭義同而杜解左氏云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後又封
舜後謂之恪并二王後爲一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
曰三恪正義曰樂記云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黄帝
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郊特牲云天子尊
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過二代鄭元以此謂杞宋
爲二代之後薊祝陳爲三恪杜今以周封夏殷之後爲
二王後又封陳并二王後爲三恪杜意以此傳言以備
三恪則以陳備三恪而已若遠取薊祝則陳近矣何以

言備以其稱備知其通二代而備其數耳杜解左傳恪字同鄭義以陳合杞宋爲三恪不但與鄭義異與異義引左氏說亦異唐天寶議從之鄭君已駁之矣崔靈恩申鄭義甚塙當以崔說爲正異義引公羊說見繁露三代改制曰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白虎通三正篇曰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敬謹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其先祖公羊隱三年傳解詁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漢書劉向傳曰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受者博非獨一姓也子政習穀梁說亦與公羊同

異義大鴻臚眭生說諸侯踰年即位乃奔天子喪諸侯之義未踰年君死不成以人君禮言王者未加其禮故諸侯亦不得供其禮於王者相報也通典凶禮二又禮二一堯年案曰此亦春秋總義也故錄於三傳總義之後

謹案禮不得以私廢公卑廢尊如禮得奔喪今以私喪廢奔天子之喪非也又人臣之義不得校計天子未加禮於我亦執之不加禮也眭生之說非也同上

駁曰按孝經資於事父以事君言能爲人子乃能爲人臣也服問嗣子不爲天子服此則嫌欲速不一於父也喪服四制曰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此言在父則爲父在君則爲君也春秋莊三十二年子般卒時父未葬也子者繫於父之稱也言卒不言薨未成君也未成君猶繫於父則當從門內之治恩揜義禮者在於所處此何以私廢公何以卑廢尊同上堯年案曰穀梁隱十一年疏引

許愼鄭元皆以爲天子喪葬諸侯親奔疑卽此條約義也

疏證曰公羊隱三年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有天子存不得必其時也解詁曰設有王后崩當越紼而奔喪不得必其時陳立義疏引白虎通喪服云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己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當奔不得必其時葬也又引異義云云曰然則白虎通許叔重並主公羊說通典引五經通義云凡奔喪近者先聞先還遠者後聞後還諸侯未葬嗣子聞天子崩不奔喪王者制禮緣人心爲之節文孝子之心不忍去棺柩故不使奔也劉向習穀梁以嗣子在喪不奔喪蓋隹生說所本也故定元年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

親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明既
不可使大夫又不能親奔故無弔禮也而公羊以爲嗣
子在喪有奔喪之禮者以己之親亦天子之臣蓋亦不
以父命辭王父命之意因有不得必其時之事故書葬
以錄恩也又白虎通疏證曰案服問云世子不爲天子
服謂君在之世子也父歿卽稱子某自不得援爲世子
不服之證曾子問云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如之何
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又云父母
之喪旣引及塗聞君薨如之何孔子曰遂旣封改服而
往彼所記雖諸侯大夫之禮然君父之義臣子之情上
下一也大夫於諸侯薨旣不敢以私喪廢公而謂諸侯
於天子得晏然俟踰年後乎諸侯旣歿以嗣子言之則
父以天子言之則固臣也其視大夫之不世更殊矣然
則嗣君於父母之喪旣引及塗而聞天子崩者自宜遂

事而後改服括髮而往則凡未引在殯後者皆得奔喪

明矣錫瑞案公穀二傳不同許從公羊鄭從穀梁當以

公羊說爲正陳卓人引曾子問大夫於諸侯之禮以證

諸侯於天子比例甚精可謂讀書得間

異義穀梁說云隕石於宋五象宋公德劣國小陰類也而

欲行霸道是陰而欲陽行也其隕將拘執之象也是宋公

欲以諸侯行天子道也穀梁僖十六年疏堯年案曰范甯

集解引劉向云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

落異義所載穀梁說與劉向同義故疏既引異義文又引

鄭君駁義文而卽斷以己意曰是二說與劉向合耳據此

則鄭從穀梁許君或從公羊或從左氏疏引不具無明文

以知之故附錄於三傳總義之末

駁曰六鷁俱飛得諸侯之象也其退示其德行不進以致

敗也得諸侯是陽行也被執敗是陰行也同上堯年案曰

據異義文是解隕石之義據異義文是解鷁退之義疑異義原文又有鷁退之說也引者不具爾

疏證曰陳壽祺案漢書五行志下之下釐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鶂退飛過宋都董仲舒劉向以爲象宋襄公欲行伯道將自敗之戒也石陰類五陽數自上而隕此陰而陽行欲高而反下也石與金同類色以白爲主近白祥也鶂水鳥六陰數退飛欲進反退也其色青青祥也屬於貌之不恭天戒若曰德薄國小勿持炕陽欲長諸侯與彊大爭必受其害襄公不寤明年齊威死伐齊喪執滕子圍曹爲盂之會與楚爭盟卒爲所執後得反國不悔過自責復會諸侯伐鄭與楚戰于泓軍敗身傷爲諸侯笑范甯穀梁集解引劉向曰石陰類也五陽數也象陰而陽行將致隊落歸陽也六陰數也象陽而陰行必衰退也此與班志所引向說

皆即其五行傳論之文班志並言董仲舒劉向以爲云
云是公羊穀梁說合也何休解詁曰石者陰德之專者
也鷁者鳥中之耿介者皆有似宋襄公之行襄欲行霸
事不納公子目夷之謀事事耿介自用卒以五年見執
六年終敗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
畏也何氏說頗與仲舒異五行志下之下又引左氏傳
曰隕石星也鷁退飛風也宋襄公以問周內史叔興曰
是何祥也吉凶何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是陰陽之事非吉凶
之所生也吉凶繇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是歲魯公子季
友鄫季姬公孫茲皆卒明年齊威死適庶亂宋襄公伐
齊行伯卒爲楚所敗劉歆以爲是歲歲在壽星其衝降
婁降婁魯分壄也故爲魯多大喪五月日在星紀厭在
元枵元枵齊分壄也石山物齊大嶽後五石象齊威卒

而五公子作亂故爲明年齊有亂庶民惟星隕于宋象
宋襄將得諸侯之象而治五公子之亂星隕而鷁退飛
故爲得諸侯而不終六鷁象後六年伯業始退執于盂
也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言吉凶由人然後陰陽衝
厭受其咎齊魯之災非君所致故曰吾不敢逆君故也
穀梁蘇引賈逵云石山岳之物齊大岳之允而五石隕
宋象齊桓卒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
之亂鷁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鷁水鳥陽中之
陰象君臣之訟鬩也賈氏說本劉歆鄭君駁異義從公
羊穀梁家董仲舒劉歆舊說而不從何休說其言得諸
侯之象亦兼採左氏說錫瑞案此條文義不完無以攷
許鄭異同姑錄陳案不別贅一說

汞年武周禧校